

深切悼念敬爱的父亲秦启宗教授（1933-2009）

秦冬（二零零九年九月二十六日）

尊敬的各位来宾，首先我代表全体家人感谢你们衷心的慰问和深切的哀悼。今天我们聚集在这里，送别我们敬爱的父亲，庆贺他平凡而又灿烂的一生。

父亲一辈子兢兢业业从事教育事业，精心培养学生，关注他们在事业上每个成长阶段，希望他们取得最大的成功。桃李满天下是他一生的荣耀！这里让我衷心感谢秦老师的学生们，你们的慰问电话，千里迢迢邮寄来的补品，尤其是你们诚挚的爱心和衷心的祝福，都是他勇气的来源，平静地面对疾病的挑战直到最后一刻。在今後的日子裡，每当你们成功的时候，请在心里和秦老师分享喜悦，他仍然会为你们骄傲的。

父亲一生热爱科学事业。虽然父亲从事科学的黄金时代是政治运动年代中渡过的，文革结束后他立即满怀热情地投身到科研事业。从放射化学转型到研究分子反应动力学，十年前他又开始从事材料和能源电池的研究。随着能源世代的到来，2006年他又开始重访核化学探究核能原的潜力。父亲关注中国的科学发展，让中国科学进军世界行列是他的夙愿！

父亲是一位忠实的复旦公民 - 他在复旦渡过近六十年，奉献了他的一生。从五十年代组建物理二系放射化学专业，九十年代筹资建造抹云楼和创建激光化学研究所，到近年筹建核能原科研基地，父亲总是默默地贡献出他的所有，淡漠个人的名利和成就。其实，复旦这片土地是父亲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，他几乎每天都会去复旦，直到被疾病囚禁在家里和病床上。我晓得父亲从来不曾放弃他的希望-等病痊愈以後再去复旦和他的办公室。如今，父亲平静地离开了我们，但是我相信在复旦仍然能够望见他遗留下来的身影 - 一位平凡的复旦人！

父亲是一位学生领袖 - 他是复旦化学系五三级班长。步入花甲岁月后，他成为同学们心目中的老班长 - 花甲老人的领军人物。父亲创办期刊，组织百年校庆聚会，召集北京奥运后五十五周年聚会。父亲的热情感染着每一位老同学们，其实也耗尽他的体力。不幸，去年十月，在北京聚会后不久，父亲就病倒了并立即接受治疗。年初，父亲出院回家疗养。在这期间，得到老同学们的多方鼓励和精神上的支持。随着病情的稳定，父亲又出版了一份期刊，报道北京聚会的盛况。暑假回家探望父亲，他告诉我这是最后一期了。是的，父亲完美地完成所有的心愿，安息吧！

父亲是一位无私的父亲，永远默默地关注子女的事业。我们姊妹俩人前後赴美留学，又分别在美国成家立业。日月如梭，一晃我们离开家二十多年。父亲和母亲相伴，默默走过这些年，无情的岁月把他们推入年迈。父亲一向喜欢中国人的生活方式，所以他坚持在中国欢渡的晚年。其实，父亲特别喜欢热闹，每次我们探亲回家都会带来欢乐的时光，同时离别也给父亲留下无限的失落。但是，父亲每次都是平静地送走我们，嘱咐我们安心工作。

三周前，由於父亲病情恶化，我们先後回到上海来到他的病榻前。也许是亲情的力量，父亲渡过了难关，病情有所缓和。在病床上，父亲仍然记得我九月二十四和二十五号要举办一个重要的会议，便顿促我安心回去。出人意外，我回程前一天，父亲病情有明显的好转，医生替他摘掉重病号的帽子，我们非常兴奋，为离别创造平和气氛。其实，在我出发的那天父亲开始发烧。但是，我还是如期出发，因为我对父亲有信心。临别之前，父亲预祝会议成功，告诉我他非常为我自豪！我答应父亲十月初再回来看他，约定那时接他出院。临走之前，我情不自禁地握住父亲的手，他用力让我着实体会到父亲的力量。就这样，我留下自信的微笑，珍藏着父亲期待的目光，回到美国全身心地投入到工作中。母亲电告父亲发高烧要靠药物控制，繁忙的工作稍稍解脱我对父亲的牵挂。会议开始的前一天晚上，我照旧打电话询问情况，父亲平静地祝我成功，我感觉父亲状态不错，放下心来。会议进行顺利，但是期间父亲一直在发烧，原因不明。终於，会议圆满结束。回到家还没有来得及与父亲通话，却传来父亲病危的通知，赶紧购买回程机票。不久，噩耗传来，父亲安详地走了，悄悄地走了，我们子女终於没有如愿守护在他身边，为他送行。然而，与父亲共同珍藏的回忆将永远伴随我们渡过未来的岁月。我们会继续努力工作，因为我们的事业也是父亲的事业！

安息吧，我们敬爱的父亲！